

经验的边界：洛克“白板说”的认识论阐释与数字时代的认知困境

郭育铷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8日

摘要

约翰·洛克在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中提出的“白板说”，确立了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的核心命题。在其认识论体系中，经验包含“感觉”与“反省”两个基本维度：感觉为心灵提供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始材料，反省则使心灵能够对自身认知活动进行内在的观察、整理与建构。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人类经验的生成机制，传统意义上主动、开放、多元的经验获取方式，正逐渐被算法推荐机制重塑为定向输出、同质化且被动接收的认知经验。在这一技术逻辑的支配下，个体的认知边界不断收缩，认知结构日益固化。以洛克的“白板说”为理论视角，通过阐释其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结构，揭示算法时代经验异化、认知封闭与反省能力弱化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激活洛克所强调的反省精神、重建主动认知与开放经验，是突破数字认知困境、恢复心灵主体性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约翰·洛克，白板说，经验主义，算法推荐，信息茧房，反省

The Boundary of Exper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ocke's "Tabula Rasa" and the Cognitive Dilemma in the Digital Age

Yuru Guo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ultural Philosophy,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3, 2026; accepted: June 26,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Abstract

John Locke's "Tabula Rasa" in modern empirical philosophy established the core proposition that

human knowledge originates from experience. In its epistemological system, experience includes two basic dimensions: “sensation” and “reflection”: sensation provides the mind with raw materials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while reflection enables the mind to observe, organize, and construct its own cognitive activities internally.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 age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mechanism of human experience generation. The traditional active, open, and diverse ways of acquiring experience are gradually being reshaped by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into a form of cognitive experience that is targeted, homogenized, and passively received.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is technological logic, individuals’ cognitive boundaries continue to shrink and their cognitive structures become increasingly rigid. Using Locke’s “Tabula Rasa”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his empirical epistemology and reveal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experience alienation, cognitive closure, and weakened reflective ability in the algorithmic era.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ctivating Locke’s emphasis on reflective spirit, rebuilding active cognition, and open experiences is a possible path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of digital cognition and restoring spiritu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John Locke, Tabula Rasa, Empiricism,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nformation Cocoon Room, Reflect 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中，洛克作为经验主义代表，以“白板说”颠覆了天赋观念论传统，其思想“将人的认识能力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使经验论重见往日的‘光明’。”[1]他在《人类理解论》中明确提出，人类心灵最初如同一张未被书写的白纸，无任何先验内容，所有观念与知识均源于后天经验，这一论断确立了经验在认知中的基础地位，凸显了心灵的开放性与可塑性。洛克在批判天赋观念论时敏锐地指出，所谓的“天赋原则”极易被特定权力主体利用，使人们放弃自己的理性和判断[2]。

然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手指轻滑，便有万千内容奔涌而来——购物软件的“猜你喜欢”、资讯平台的“个性推荐”、短视频的无限推送，算法以其无孔不入的“体贴”，将我们包围在精心编织的认知之网中。这种表面上的信息丰裕，却掩盖着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越是依赖算法获取信息，经验的边界就越是向内收缩。在此背景下，洛克“白板说”极具现实意义：当经验来源被算法规划、认知边界被技术划定，人类理性与认知主体性将面临何种挑战？

针对“信息茧房”这一概念，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调查显示，近八成用户认为算法推荐的内容足够多样，并且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主动搜索、点击“不感兴趣”等方式来调整推荐结果。但也有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茧房效应并非一个“有或无”的绝对状态，而更像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用户并不会被完全锁死在单一信息渠道里，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他们主动接触不同观点的意愿和机会确实在逐渐下降。本文采用后一种审慎立场，既不将算法渲染为全能的“认知边界建构者”，也不否认个体的主动调节能力，而是聚焦于“经验来源的结构变化”这一认识论层面展开分析。

2. 洛克“白板说”的深度阐释：感觉、反省与主动的心灵

(一) 感觉：外部经验的原始性与杂多性

洛克“白板说”的首要贡献，在于为知识确立了可靠的经验起点。在他看来，人类心灵最初不具备任何观念，所有认知材料都来自经验，而经验的第一重来源便是感觉。所谓感觉，是外部对象作用于人类感官而形成的直接观念，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冷热、软硬等内容([3], pp. 65-67)。洛克强调，感觉经验具有原始性、直接性与杂多性特征：它是认知的最初材料，不依赖于既有观念，也不经过复杂推理，而是主体与世界最直接的接触；同时，外部世界本身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因此进入心灵的感觉经验呈现出无序、多样、不可完全预设的特征。这保证了感觉经验的客观性——它不是心灵自己创造的，而是外部世界强加于心灵的印记。

对洛克而言，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恰恰建立在感觉经验的杂多性之上。正是因为外部世界不断向心灵提供丰富、差异、未经筛选的原始观念，人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全面、稳定、可靠的知识体系。洛克以儿童成长为例说明这一点：“一个儿童如果处在一个地方，到了成年以后，所见的仍是除了黑白以外，再无别的，则他一定不能有了红或绿的观念。这个亦正如同一个人自幼没有尝过牡蛎或菠萝，终不能分辨那些特殊的滋味似的。”([3], p.71)这一思想实验揭示了感觉经验对认知的根本性塑造作用——经验的品质决定观念的品质，观念的品质决定知识的品质。如果经验来源单一、封闭或被刻意限定，认知活动便失去了坚实的外部基础。感觉经验的开放性，决定了心灵白板的开放性，也决定了知识扩展的可能性。在洛克的认知论结构中，感觉不是被动的印记过程，而是认知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心灵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第一重通道。

(二) 被忽视的另一半：反省作为内部经验

长期以来，“白板说”常被误解为心灵被动接受经验的机械理论，这一理解忽视了洛克认识论的另一重要维度——反省。有学者明确指出，洛克认为心灵不但消极地接受外物的刺激，它本身就是具有反作用主动性的“内部感官”[2]。在洛克的体系中，经验不仅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还包括来自心灵自身活动的反省。他将反省界定为心灵对自身运作的知觉，包括思维、怀疑、推理、意愿、判断等内在活动([3], pp. 65-67)。感觉面向外部世界，反省面向心灵自身；前者提供外部材料，后者提供整理、建构与反思的能力。

洛克明确指出，心灵并非被动的容器，而是具有主动机能的认知主体。它能够对简单观念进行比较、组合、抽象，进而形成样式、实体与关系等复杂观念。他指出，所有这些复杂观念都源于心灵对简单观念的反省操作，离开了反省，心灵只能停留在杂乱印象的层面，无法形成任何系统知识([3], pp. 130-140)。抽象概念、道德原则、逻辑推理等高级认知成果，都无法直接来自感官，必须经由反省活动才能形成。洛克特别强调，反省能力的形成需要时间。儿童最初只有感觉观念，直到一定年龄，心灵才开始反观自身的活动，并由此获得反省观念。他写道：“到一定时候，心灵开始反省他自己处理来自感觉的观念的活动，并由此在他之内储存起一类新的观念，这种观念我称之为反省的观念。”([3], pp. 81-83)这意味着，反省是一种需要培养和发展的能力，而非与生俱来的天赋。因此，洛克的“白板”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具有接受能力与建构能力的统一体。真正的知识，既离不开多样的感觉经验，也离不开理性的反省活动。缺少反省，心灵只能停留在杂乱印象的层面，无法形成系统知识；缺少感觉，反省则失去客观依据，陷入空洞思辨。感觉与反省共同构成经验的双重结构，这是洛克认识论最核心的思想之一。

(三) 经验边界的原本含义

在洛克的哲学中，“经验的边界”指人类认知的自然限度，而非人为施加的限制。这种边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感官能力的有限性，个体无法超越生理结构感知全部世界；二是生命长度与生活范围的自然约束。但洛克始终强调，经验边界绝不当由外部权威、教条或强制力量来划定([4], pp. 291-292)。洛克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理解有其天然的限度——我们无法知道“实体”本身，只能感知实体的各种性质；我们无法获得关于无限世界的全部知识，只能在有限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认知。但这种限度

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它使人类免于在不可知的问题上徒劳争论。任何试图垄断经验来源、封闭认知路径、禁止理性反省的力量，都违背认知的自然秩序。

洛克的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审慎、以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立场。它要求人类保持认知谦卑，承认知识的限度，同时坚持经验的开放性与理性的批判性。在他看来，真正的认知不是封闭体系的自我循环，而是在与世界持续接触、在心灵不断反省中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一思想，为理解当代数字认知困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3. 数字时代的认知困境：经验边界的收缩与固化

(一) 从“自然探索”到“算法推送”：感觉来源的异化

推荐算法的本质是“预测性过滤”。基于用户行为数据构建画像，算法能够实现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推送。这种机制的背后是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算法不断优化推送策略，以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率。在商业逻辑驱动下，用户不再是认知的主体，而是被量化为数据点，成为算法优化的对象。这种机制不再提供杂多的自然经验，只提供符合用户既有偏好的“镜像经验”。算法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对信息真实性的垄断，其背后是过度强调计算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数字逻辑”在起作用[5]。

以小红书的推荐系统作为具体考察对象，可以直观展现上述机制的运行细节：当用户每一次刷新界面时，后台会同时启动协同过滤、实时行为追踪、地理位置匹配等多条召回路径，先行筛选出数百条候选内容；随后，深度排序模型会对这些内容逐一计算用户点击概率，最终仅将排名最靠前的少数几条信息呈现在用户眼前。这套流程在表面上尊重用户的个体偏好，实质却使“过去的行为决定了未来的视野”：算法依据用户之前点赞或收藏的内容，判断用户接下来“应该”看到什么。传播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指出，一旦用户感觉到推荐系统存在内容同质化或过度干预阅读范围的问题，其认知层面的不协调感会明显增强，进而降低继续使用的意愿。由此看来，所谓精准推送在提升便利性的同时，恰恰抽掉了外部感觉经验本该具有的偶然、多样和开放特性。

从洛克认识论的视角看，这一机制直接破坏了知识的基础。感觉经验的杂多性被取消，原始、丰富、差异的外部经验被简化为符合算法模型的符号内容。洛克认识论的核心洞见是：复杂观念建立在简单观念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如果简单观念本身已经带有偏差，那么由此建构的复杂观念——包括我们对社会、政治、道德的理解——都将产生系统性扭曲。以政治认知为例，如果一个人长期接收算法推送的同类政治观点，他关于“他者”的简单观念就会逐渐单一化，进而形成对政治现实的片面认知。不同Z世代用户的平台对比体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小红书在设计中引入了一种“探索性算法”，主动平衡用户的明确兴趣与潜在需求，其目的在于防止内容过于雷同导致用户流失。这一现象从反面印证了一件事——如果只依赖同类偏好进行推送，认知窄化几乎必然出现，否则平台无需特意采用“破圈”和“克制”策略来进行调整。心灵所接收的不再是世界本身，而是被技术筛选、修饰、建构的中介化现实。感觉来源的异化，使认知从起点就陷入片面与偏差，进而导致观念结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的系统性扭曲。这种异化违背了洛克“感觉是知识客观基础”的核心主张，使心灵白板失去了接收多样原始观念的可能。

(二) “信息茧房”作为新的认识论边界

信息茧房指用户只接触符合既有信念的内容，导致认知封闭和意识形态极化。传统的经验边界是物理的，而数字时代的边界是逻辑的、隐形的、由算法建构的。在茧房内部，个体误以为自己在不断认识世界，实际上只是不断巩固既有偏见；误以为拥有选择自由，实际上早已被模型限定路径。以微博算法推荐流为例，平台会根据用户的点赞、转发、评论、关注账号、停留时长等多维行为数据生成专属用户画像，并以此决定内容分发权重。结合近年传播学监测数据，普通用户首页信息流里，与自身固有立场、

兴趣倾向一致的内容占比超 68%。在社会公共议题讨论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比如各类民生政策、公共事件引发热议时：倾向支持某一观点的用户，算法会持续推送立场相近的博文、博主观点与网友评论，对立视角、客观复盘、多方求证类内容会被大幅降低曝光；而持相反态度的用户，则会接收到另一套同质化内容。双方身处各自的信息圈层，几乎难以完整看到对方的思考逻辑与事实依据，观点分歧不断被放大。

洛克时代的错误观念源于“教育”或“习俗”的误导，而数字时代的错误观念源于“数学模型的自动化操控”，更具隐蔽性和强制性。与传统的权威或教条不同，算法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其对认知的封闭具有高度隐蔽性，它通过迎合而非强制来构建认知牢笼[6]。个体在舒适、流畅、无阻力的信息环境中，逐渐失去对认知边界的察觉。洛克所说的“经验的边界”是自然的、普遍的、所有人都共享的限度——没有人能看见紫外光，没有人能活过百年。但算法建构的“逻辑边界”是人为的、差异化的、因人而异的——你喜欢萌宠，你就活在萌宠的世界；你喜欢政治，你就活在政治的世界。这种边界不是人类共通能力的限度，而是技术系统对个体的精准隔离。经验边界不再是自然的限制，而成为技术建构的认知牢笼，这是洛克时代从未出现过的认识论困境。这种人为划定的边界，完全违背了洛克“经验边界应是自然限度”的核心观点，将开放的心灵白板限制在狭窄的认知范围内。

（三）“反省”的休眠与认知能力的弱化

数字时代最深刻的认知危机，不在于感觉被过滤，而在于反省能力的弱化与休眠。洛克强调，反省是心灵主动进行比较、推理、怀疑与判断的过程，它需要延迟满足、理性努力与认知克制([3], pp. 65-67)。而算法逻辑追求即时满足、情绪刺激与最低认知阻力，高度简化思考过程，强化结论输出，弱化反思空间。认知科学中的“认知负荷”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变化的内在机制。该理论指出，人类的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当外部信息量超过个体处理能力时，认知系统会自动采取“节约策略”——优先处理那些最容易获得的信息，而放弃需要额外努力的深度加工。算法推荐恰恰加剧了这种倾向：它不断降低信息获取的认知成本(无需搜索、比较、筛选)，同时持续增加信息供给的密度与速度。用户表面上获得了“更多”信息，实际上工作记忆被碎片化内容持续占用，留给反省、比较、抽象等高级认知操作的心理资源反而越来越少。这意味着，算法不是在直接“封锁”外部信息，而是在认知负荷的层面影响了深度加工的可能性。

在长期算法推送下，个体逐渐减少了深度反省的耐心与能力，心灵从主动的观念建构者趋向于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洛克所重视的理性、审慎、怀疑与独立判断，在碎片化、情绪化、快餐化的信息环境中不断萎缩。洛克强调，知识的形成需要经过“比较、组合、抽象”等一系列反省操作。当反省能力退化时，这些操作便无法有效进行。具体表现为：一是“比较”能力的丧失——人们不再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比较，而是接受算法推送的单一版本；二是“组合”能力的弱化——人们难以将碎片化信息整合成系统知识，只能停留在零散印象层面；三是“抽象”能力的衰退——人们习惯于接受现成结论，不再有能力从具体经验中提炼普遍原则[7]。这三种能力的退化，意味着即使有多样的感觉输入，也无法形成洛克意义上的“知识”。这正是数字认知困境的核心：信息无限，知识萎缩；感觉丰裕，思想贫乏。认知主体性让渡于技术系统，主动心灵让位于被动接受，这正是数字时代对洛克经验主义最根本的挑战。当反省能力休眠，心灵便失去了整理、建构观念的能力，即便有多样的感觉输入，也无法形成系统、可靠的知识，洛克所强调的“感觉-反省”双重经验结构也就彻底被打破。

4. 认识论的重构与突围：重启“反省”以打破边界

（一）回归洛克的“怀疑”精神：建立数字时代的认识论伦理

突破数字认知困境的首要路径，是回归洛克式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洛克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注重对未经检验的观念保持审慎[8]。他对一切未经验证的主张保持警惕。在数字时代，算法以科学、客观、高效为名，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信息筛选机制。因此，当代人需要建立一种“数字怀疑论”，对自动化推送保持审慎，对情绪刺激保持距离，对简化结论保持反思，坚持以个人理性独立检验信息。这意味着在面对信息时要学会“暂缓和检验”，即在同意任何一项主张之前，检验支持和反对它的根据[8]。

这种怀疑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理性的防御；不是反技术，而是对技术的合理驾驭。以洛克式的认知谦卑对抗算法的过度自信，以批判思维对抗认知封闭，是重建健康认知生态的第一步。在洛克看来，理性的怀疑是认知的前提，只有对未经检验的信息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错误观念误导，这一思想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主动越界：作为一种认知责任的“反算法”实践

为了恢复“白板”的开放性，个体必须主动寻求“不舒适”的经验——刻意阅读反对意见、接触陌生领域、关闭个性化推荐。有学者建议，不要让推荐页成为信息的唯一来源：刻意关注不同领域的账号，阅读观点对立的文章，和背景各异的人交流，像饮食需要荤素搭配一样保持信息获取的多元平衡。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强调，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理性判断的能力。他主张让儿童接触多样化的经验，鼓励他们提问、怀疑、独立思考[7]。这种教育理念对数字时代的“反算法”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如果我们把算法推荐看作一种“隐性教育机制”——它每天通过无数次推送“教育”用户该相信什么、该关注什么、该重视什么——那么主动越界、寻求多样经验，就是对这种隐性教育机制的抵抗和平衡。洛克式的教育理想要求我们成为自己认知的主动建构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在这个意义上，“反算法”实践不是简单的行为调整，而是对认知自主权的捍卫，是对洛克教育思想的当代践行。

尝试“反向训练”算法也是一种有效策略：如果发现推送内容过于单一，偶尔浏览些陌生领域的内容；遇到不感兴趣的推荐，直接点击“不喜欢”或长按屏蔽，用主动行为对算法说“不”。这不仅是行为习惯的调整，更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道德责任。只有多样化的输入，才能保证“反省”的有效性。

(三) 洛克经验主义视角下，算法技术设计的优化路径

从更积极的层面看，洛克的经验主义也可以为技术优化提供方向。未来的智能系统不必局限于同质化推荐，而可以引入随机性、异质性与意外性参数，设计以心灵成长为目标而非仅以流量为目标的内容机制。这种技术不再将人视为被动的受众，而是视为可塑、可发展、可超越偏见的洛克式心灵。

推动算法透明化，让用户“从内容的消费者变成体验的共建者”，从而服务于用户心灵的完整成长，而非仅仅追求点击率。实际上，一些平台已经开始尝试突破同质化推荐的局限。例如，某些新闻应用设计了“意外发现”功能，定期推送与用户阅读偏好不同的内容；某些视频平台引入了“随机探索”模式，用户可以暂时关闭个性化推荐，体验未经算法筛选的内容。这些探索虽然尚不成熟，但代表了一种方向：技术可以服务于认知开放，而非仅仅服务于流量增长。这正是在数字时代借助技术平台赋能优质资源建设，推动人才培养和认知发展的有益探索[9]。

从洛克的视角看，这些尝试的价值在于，它们试图恢复感觉经验的“杂多性”，为用户提供更接近自然状态的经验来源。未来，随着用户对算法认知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这种“认知友好型”技术设计有望成为行业标准。技术应当服务于认知开放，而非强化认知封闭；应当扩展经验边界，而非收缩经验范围。以洛克式认识论为伦理基础，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理性的延伸，而非认知的限制。通过技术设计的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算法对经验的异化，为个体提供更丰富、更多样的经验来源，助力洛克式“感觉-反省”双重经验结构的重建，为突破数字认知困境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撑。

5. 结语

洛克的白板说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过时，反而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与警示价值。它揭示了

人类认知最基本的结构：一切知识始于经验，经验包含感觉与反省，心灵具有开放性与可塑性。当算法成为经验的主要中介，当“信息茧房”成为新的认识论边界，洛克意义上的“主动心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重审洛克的*认识论*，不是回到历史，而是为当代人提供清醒的认知立场。激活反省能力、重建开放经验、坚守理性批判，是突破信息茧房、恢复认知主体性的根本路径。人类有两类基本的认识活动，探索既存事物和创设新事物，在数字时代，我们不仅要探索算法世界，更要创设一个能滋养心灵的认知环境。洛克强调，心灵的价值在于主动建构，而非被动接收，这一思想提醒我们，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不能放弃理性反省与主动探索的能力。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却可能正在丧失对信息进行审查、比较、判断的能力。洛克的启示在于：真正的理性不是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审查；不是顺应算法，而是保持怀疑。捍卫洛克式的“反省”能力，就是捍卫人类理性的最后防线。

最后，有必要将本文立场与两种常见技术哲学观点作简短比较。第一种是“人机协同”论，认为算法是信息筛选的辅助工具。本文认同算法的工具价值，但指出其与望远镜不同：望远镜由人完全操控，而算法的推荐方向内嵌着平台的商业利益，用户的“选择”已被模型预先限定。第二种是“技术工具”论，主张算法本身无价值倾向，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本文承认其理论自治性，但认为在当代数字基础设施中，用户几乎无法绕过算法获取原始经验，“使用方式”本身已受算法架构影响。基于上述比较，本文的立场更接近“审慎的主体论”——既不夸大个体的调节能力，也不否定技术赋能的可能，而是强调在算法深度嵌入认知的条件下，恢复洛克式的“反省”与“怀疑”能力，是保持认知自主性的重要路径。

在算法深刻介入生活的今天，守护感觉的多样性，重启反省的主动性，就是守护人类理性的尊严，守护心灵最本真的开放与自由。面对算法的围城，我们不必被动接受，而可以主动选择；不必顺应技术逻辑，而可以坚守理性原则。这正是洛克留给数字时代的最宝贵遗产——在承认无知中寻求真知，在认识限度中获得自由，在技术包围中保持清醒。洛克的“白板说”不仅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认知困境提供了理论视角，更为我们突破困境、重建健康认知生态，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启示。

参考文献

- [1] 马乐. 洛克“白板说”论析[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 [2] 李颖, 郭建英. 浅谈英国经验主义方法论[J]. 商, 2012(11): 128-129.
- [3] (英)约翰·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M]. 第2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5] 邓玉龙. 数字时代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论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6): 19-26.
- [6] 白红义, 王嘉怡. 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消解与观念重构[J]. 新闻与写作, 2022(7): 14-25.
- [7] 王俞宁. 洛克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浅析——基于“人格同一性”与“白板说”理论的考察[J]. 现代城市研究, 2025(3): 118-122.
- [8] 侯晓丽. 洛克“白板说”的革命性和现实必要性分析[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2(5): 11-12, 19.
- [9] 欧阳康, 张宸晟, 匡梦婷. 数字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自主培养探索——以社会认识论领域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 2024, 45(5): 75-80.